



甘子日报
GANZI DAILY

康巴周末

特别策划

2019年11月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唐闻 组版:曹雪原

布谷鸟在树枝上叫
听见布谷叫声可播种
我们开始种地忙
山上放狗打猎猎物获
——“玛达咪”劳动歌谣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玛达咪,我的玛达咪

◎洛迦·白玛/文 九龙县文化馆/供图

(上接第五版)

“我提议报玛达咪山歌。”海日尔他说。接着,他给在座的人讲述了那个坐落于半山腰上人烟稀少的村落,讲述那个被族群里的人称作“帕茨”的老人的故事。

听着海日尔他的讲述,听着录音机里放出的“玛达咪”山歌深沉悠远的曲调,在座的人们一下子都安静了下来。

“这种山歌我第一次听见,确实很特别。”不清楚“玛达咪”山歌的人说。

“我知道那个村子,听说由于山上条件差,现在好多人搬到条件相对好点的地方去了,会说他们族群语言的人越来越少,会唱这种山歌的人也寥寥无几了。”有了解那个村子的人说。

“如果再不采取什么措施,这种山歌可能过不了多久就要消失了。”有人说。

“嗯,毕竟象四句子山歌、阿莫尼惹民谣这些还有很多人在传承,还不急。”有人点头。

“我同意把‘玛达咪’山歌作为此次的‘非遗’申报项目。”有人开始赞成海日尔他的提议。

“我同意。”

“我也同意。”……

意见很快达成一致。

接下来,按照文件中的项目申报要求,大家开始着手准备各种材料。

因为此前多次到过尼玛铺子,对“纳木子”族群的了解比较深,收集的“玛达咪”山歌也比较齐全,所以文字资料很快便准备好了。

而每一份材料,海日尔他都要亲自审核,不敢有半点疏忽。

“再对照要求检查一下,看材料有没有不规范的地方。”

“问一下上级部门或者以前申报过的兄弟县,这个表格我们这样填写行不行?”

“再看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再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

情绪是很容易传染的。

那段时间,因为海日尔他的紧张情绪,弄得整个文化馆里的人都异常紧张。

“当时我们也是第一次申报‘非遗’项目,所有材料都要靠我们自己摸索着做,我也是怕万一因为材料的原因报不上,那就真的是太对不起萨达老人和他们村里的人了。”谈起这段往事,海日尔他自己也不禁有些哑然失笑。

为了完善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音像及图片资料,海日尔他带着四个同事又一次来到了尼玛铺子。

这一次,他们还是自己带着米、面、腊肉和蔬菜等,并且再次住进了那位善良而好客的老人——萨达泽仁的家里。

而这一次,他们发现,相比上次来,村里的人似乎又少了几户。

萨达泽仁说,他们有的搬到县城去了,有的去了冕宁,有的去了木里。

海日尔他在心里叹息了一声:但愿能通过申报“非遗”,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族群,也让这个族群的人们能明白自己族群这些传统文化的珍贵,然后能自觉地传承和守护它,否则再这样继续下去,那些宝贵的东西,总有一天会真正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

摄像、拍照,资料收集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由于前面来的次数很多,海日尔他对于要采集的重点也比较清楚。

而看他们整天忙忙碌碌,口中时常挂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词,萨达泽仁也不禁好奇地问道:“你们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祖先留下来的,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那些东西。”海日尔他尽量用老人能听懂的,浅显明白的话来解释。

“那我们的迁徙地图算不算?”萨达泽仁问道。

“不算。”

“啊?!”萨达泽仁有些惊讶,对于自



“玛达咪”锅庄表演。



“玛达咪”山歌数据库视频拍摄组。

己和族人来说无比珍贵的地图居然都不算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过,‘玛达咪’山歌算。”看老人疑惑的表情,海日尔他忍不住笑着对他说。

“哦哦,哦哦。”老人这下开心了。

“要是当上这个遗产了会怎样?”萨达泽仁再次问。

“如果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就会有一些政策来扶持和保护你们的‘玛达咪’山歌,说不定搬走的族人也会回来的。”海日尔他说。

“哦哦,那这个好,这个好。”想到山歌会被保护,族人会再搬回来,萨达泽仁咧开嘴高兴地笑起来。

2006年,海日尔他带着工作人员前前后后去了六次尼玛铺子,每次他们都要住上三、四天,采集完善相关材料。

终于,所有材料都精心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让人备受煎熬而又充满希望的等待。

好消息很快传来,州里顺利通过了,已经上报省里了!

2008年1月,“玛达咪”山歌顺利通过省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导小组的初审,并上报国家文化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导小组终审。

2008年6月,在国务院批准的,文化部确定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出现了“玛达咪”山歌的名字。而萨达泽仁和他的女儿李海峰也被列

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消息传来,大家不禁欢呼雀跃起来,往日的辛劳在那一刻全部化为了喜悦。这不但意味着他们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保住了那些珍贵的东西做了自己该做的。

第一次到尼玛铺子的时候,海日尔他就听萨达老人说起他的女儿李海峰,说起他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她唱山歌的事,而李海峰也恰好有着一副好嗓子。

“我女儿唱歌那在我们村里算是最好的了。”萨达泽仁不止一次这样对海日尔他说。

“你还唱得好啊?”海日尔他也不止一次这样跟他开玩笑。

“当然了。”萨达泽仁总是无比自豪地回答。

海日尔他知道,萨达泽仁虽然能演唱很多山歌,但是因为年龄、嗓音的关系,他的音高、音准都还不够。

在老人的推荐下,海日尔他又找到了李海峰,而李海峰一开口,那优美的音色、纯净的音质和准确的音高就让大家惊艳了,她演唱的“玛达咪”山歌质朴自然,美妙动听,别有一番韵味。

在萨达泽仁和李海峰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后,海日尔他和他的同事们又开始协助父女俩开展

“玛达咪”山歌的收集和教学。

现在,每到村里有婚嫁或节庆的时候,萨达泽仁和李海峰就会把村里的人组织起来,载歌载舞庆祝一番。村里以前不会唱山歌的也渐渐开始会唱了,而曾经被年轻人嫌弃的“纳木子”的民族服装又重新穿回到了他们的身上。

看到这个曾经衰败的村落又焕发出新的生机,海日尔他觉得自己和同事们这几年花在“玛达咪”山歌上的时间和心血都是值得的。

还是萨达泽仁老人家的火塘边,还是火光映照的夜晚,海日尔他和萨达泽仁喝着酒聊着天,多年的接触已经让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这么久了,你还在想着你的儿子吗?”海日尔他问。萨达泽仁喝了一口酒,回答道:“想还是想的,不过,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基本上也放下了。”

“那你会离开村子吗?”海日尔他继续问道。

“不会。”萨达泽仁很干脆地说,“以前,我不想离开村子,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儿子在这里,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是‘帕茨’,现在,我不想离开是因为我要守在这里,守住我们族群的文化,让我们‘纳木子’都能唱自己的山歌,都了解自己的文化,让我们的山歌和文化一代代传下去。”

跟海日尔他接触久了,老人也渐渐知道了一些“族群”“文化”之类的新词。“我敬你一杯。”萨达泽仁拿起酒,对着海日尔他举起来,“感谢你这么帮我们。”

“这话你说错了。”海日尔他回敬了老人一杯,说道,“祖先留下的这些东西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我们大家的,所以没有什么帮不帮的说法。”

被成功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玛达咪”山歌和自称“纳木子”的这支族人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及各级媒体陆续来到九龙,对“玛达咪”山歌和“纳木子”族群进行深入探究。每一次,海日尔他和文化馆的工作人员都主动担负起了“导游”以及“翻译”的职责。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在大山深处的这个村落,也知道了“玛达咪山歌”,但是人们却从未注意到那些“导游”和“翻译”。

让“玛达咪”的歌声 飘得更远

想也没想过
梦也没梦过
好政策来了
党的政策越来越好
不吃不喝都高兴
——“玛达咪”即兴歌谣

带的媒体多了,看到摄像机镜头里那似乎比现实更美丽的景象,海日尔他和馆里的同事们也渐渐萌生了拍了一部关于“玛达咪”的纪录片的想法,希望能用影像的方式来保存民间文化。

2014年,海日尔他、汪曲等人 and 九龙县委宣传部的的工作人员再次来到尼玛铺子开展九龙歌舞数据库的前期摸底调查工作,同时也开始着手纪录片原始素材的采集。

“我们去的时候恰好是雨季,因为接连几日的暴雨,到尼玛铺子去的路塌方了,所以我们只有租了几匹马驮设备上。”谈起那次行程,汪曲这样说。

由于路途泥泞,十多公里的路程他们走了三、四个小时,而平常,村民们只需要花半个多小时就能走完这段路。

但这次进村所得的收获也正说明了:越是艰难得到的就越是有价值。

那一次,他们刚好碰上“纳木子”祭祖的日子。于是,征得萨达泽仁的同意之后,他们就随着他一起去了建在山梁上的用石头垒起来的祭祖塔,见证了“纳木子”的祭祖仪式。

那一次,在祭祖仪式结束后,萨达老人还带他们去看了一个岩洞,岩洞里有一块刻满经文和图案的大石头。萨达泽仁告诉他们,传说那是族人中一个叫“江阿都”的人去其他藏区学习藏文回来之后进行修行的岩洞。

那一次,他们还看到了村里翻新粉刷并画有“纳木子”族群特有的文化符号的住房。不过,萨达泽仁的房舍却没有任何变化。当海日尔他不解地询问时,老人说,他要好好准备,在来年修一栋具有“纳木子”风格的房屋。

那一次,萨达泽仁组织族人在他家里举行了一场山歌聚会。那天晚上的火光映红了人们激动的脸庞,那天晚上的欢笑激荡着往日寂静的村子,那天晚上的山歌一直唱到午夜时分还意犹未尽……

这些,后来都成为了海日尔他他们拍摄的纪录片《玛达咪,我的玛达咪》里的素材。

那时候,参与纪录片拍摄的人员都是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专业人士指导,设备也比较简陋,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他们要为“玛达咪山歌”拍摄纪录片的决心。

不懂!没事,上网学,找人问。就这样边学边拍,他们在尼玛铺子住了半个多月。每天

白天进行拍摄,晚上再看白天拍摄的内容。

“我看这里好像角度取得不太好。”

“确实是有。”

“这个地方有点晃了,感觉有点模糊。”

“要不明天再重拍一下?”

“行。”

……

每天晚上,诸如此类的对话都在萨达泽仁家的火塘边热烈地进行着。

就这样,一部称不上完美但他含着热情的纪录片诞生了。

海日尔他和他的同事们将这部纪录片放在网络上,立即就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尝试之后,2016年,微电影《玛达咪》也新鲜出炉。

这部微电影以萨达泽仁为原型,同时由萨达泽仁本色出演,剧中演绎了“玛达咪山歌”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它的传承人之间那种千丝万缕不离不弃的关系。

除了拍摄纪录片、微电影,为了加大宣传力度,九龙县文化馆还从九龙民族风情艺术团中挑选出三个年轻的姑娘组建了演唱组合“玛达咪组合”,并组织本地音乐创作人员专门为“玛达咪组合”编写了多首独具特色的歌曲,这些歌曲将“玛达咪山歌”的韵味和许多现代的表现手法融在一起,让人耳目一新。而“玛达咪组合”也不负众望,多次参加各级大型活动,并且在各级演唱比赛中获得优异的成绩。

如今,“玛达咪”山歌那悠扬的调子已经飘出了尼玛铺子,飘向了远方。

后记

在即将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再次将标题改为了“玛达咪,我的玛达咪”。

我曾尝试给这篇文章拟过多个标题,却又多次进行修改,直到最后才发现,任何标题都不及“玛达咪,我的玛达咪”这句话。

这句话是海日尔他和他的同事们拍摄的纪录片的片名,我想,这或许也是他们的心声,如果每一个人对于民族文化都有这种归属感,那么保护、传承和弘扬也许就会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

微电影《玛达咪》片头字幕有这样一句话:“谨以此片献给那些坚守民族民间文化的传统艺人。”此时,我也想由衷地说上一句:谨以此文献给那些为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而不懈努力的人们!